



作家姜成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徐静

作为80后报告文学作家,姜成娟的红色革命文化系列《本色》《发现滨海》等受到业内外肯定,获得山东省第四届泰山文艺奖等奖项。姜成娟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日照市莒县本色老党员事迹展览馆馆长。

关于道路、关于信仰,关于人应该怎么活着,姜成娟一直在寻找,她说:“从黄海边,走到长江边,又到黄河边,没有找到,而在我生长的沐河边,我找到了。”这位毕业于南京大学的80后青年作家,为何在2015年选择了离开大城市,主动到农村基层扎根,以一个体验主体的身份,在七年间不停经历、记录、书写。近日,姜成娟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专访,阐释一位新时代青年作家的信仰之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说自己是在大观园里读马克思。作为一名80后,从南京大学毕业后选择离开大城市,主动回到家乡的“莒县本色老党员事迹展览馆”工作,并完成一系列红色文化系列著作,你是怎样“真正思考信仰,重新发现故乡”,走上报告文学创作道路的?

姜成娟:首先来自于困惑。追寻答案,是我一直以来的坚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找到了理论。上述两个问题,我在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找到了答案。

报告文学创作要求作家对中国革命、社会现实做出判断、分析,事实上,每个写作者都绕不开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对什么才是先进的政治文明,对世界历史大势的关注与认知,这是作家书写选择不同题材、体裁的根源。我的选择与转变,与我出生在山东有关。山东是老革命根据地,我的爷爷、外公两名老党员对我有着深刻影响。组织、集体、负责,这是我从小熟悉的字眼。

(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说,时代呼唤梁生宝,那么,时代也呼唤柳青。新时代,响应总书记号召,自发到基层扎根的青年作家,我觉得就应该出现在山东。每一个时期,总要有人先去做。既然总得有人先行,去蹀路、试水,那么,我愿意做这个先行者。最痛苦的,是无人理解,人们,尤其县城的人总认为名校毕业就应该到大城市才正常。他们会说,回济南去吧!走吧!往往很多阻力,甚至屈辱,来自于这样的不理解。好在,是组织部门的关怀、支持给了我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从东夷文化到古莒文化,再到革命先驱王尽美、宋平,也滋养了我。”你的作品《本色》《寻找滨海》中会体现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其中关注的重点是近百年的红色文化。你是如何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革命历史和抗战历史,并在对历史的思考中为当代青年的社会角色做定义的?

姜成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我认为当代青年对过去的一百年,要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维度来看,要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来看。

我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让我具备了更长的历史视野、更高的辩证唯物主义眼光,以此来评价作品与指导书写自己的作品,也能够从人类历史和世界大势的高度去辨识和把握我们身处的现实,为自己的写作注入历史意识和史诗意识。

延安梁家河的窑洞里,贴着一张旧

报纸: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理论清醒,行动才能坚定。读与不读理论,人的格局、视野,是完全不同的。只有通过理论学习,结合实践,才能对社会阶段、社会现象正确反思、判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从《觉醒年代》到《山海情》,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如今越来越受关注,说明主旋律题材完全能做到叫好又叫座。该如何看待这类作品的成功,又如何看待它呈现出的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姜成娟:《觉醒年代》《可爱的中国》这样作品的出现,是文化领域的进步。革命战争时代的历史事实,本身就是最感人壮丽的篇章。对这几部电视剧,我个人还是期望此类题材的书写中,多加入理论的高度。不是只凭借热血,更要有严密的理论体系。我个人最喜欢的电视剧是《特赦1959》,这里面有理论思考,不仅有事实,还从理论层面上做出了一定解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当下年轻人如何才能获得精神上的丰厚与成长,寻找自己的“本色”?

姜成娟:当代青年的成长环境,已经与我们的父辈不一样。崇高伟大的理想,总能吸引不肯被生活湮没,愿意有意义地活着的青年人。我们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它显然不应只被银行卡的数字所定义。在狭窄的平常生活之外,有更加辽阔的精神空间等待你,为人民,为祖国,为理想而奋斗。是的,这就是崇高。我愿意追求崇高地活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人人可以拿起笔抒怀自己内心情感与记录时代的今天,写作被大众化、个人化、自由化了。然而,写什么、怎么写、为谁写,作为作家的你下一步的写作方向是什么?如何保持写作的动力?

姜成娟: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发展是人们生活实践的基础,作为意识产品和观念形态的文艺一定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限定。恩格斯说,疲惫、软弱、多愁善感等在文艺上表现出的负面情绪,在生活中能够产生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是把“文艺当作精神方面的生产力的”。

我马上有两本书要出版。我的“梁庄”是大罗庄,我的单位在这个村庄,我在济南和这个村庄之间奔走了六年。我的著作《大罗庄——一个村庄与一个政党的百年长征》,写了这个村的一百年。它不是俯视的视角,也不是走马观花几天或几个月可以收集到的资料,它是这片土地里长出的庄稼,是我扎根基层六年的创作成果之一。还有一本《向组织报到——一个新时代青年的信仰之路》,写了我六年来的成长转变过程。其中可以看到,中国当代青年与革命、与信仰,与马克思的关系,以及对一个美好平等世界的强烈向往。

我的书写分两块,一是红色系列,动力来自对党组织的责任感,这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我写它们,是希望更多的中国当代青年,在了解党史之后,树立人民立场,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做出贡献。第二块是小说。这是我作为生命个体流淌在血液里的,无法消除。我从10岁开始读《红楼梦》,对小说的恢弘和伟大,对梦想,从无止息。今年之后,我会调整方向,重点放在小说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你曾说,感觉自己“没有中年期,身上还带有乡村少年的纯真”。如何保留这种激情和向往?

姜成娟:追求纯粹,热血不冷,赤诚不改,只要给我一点点的肯定和温暖,对这个组织和这片土地的热爱,就会立刻生长。

青年人第一要读理论,第二要读经典,比如《红楼梦》。我还是建议大家读理论,而且不要仰视而读,不要读得战战兢兢。我理解它本来就是为最广大的普通人求解放的理论体系,除了少数涉及经济学领域的部分,其他的完全可以读懂。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本来就是普通青年啊。比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描述工人居住环境之悲惨的段落,我相信看到的人,都会惊叹马克思强悍的叙述能力,即使从文学叙述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优秀的篇章。再就是引发思考。普通劳动者对马恩的阅读,不应该是任务和遥远的观望。

□李学朴

陀螺,是一种古老的游戏,又称“陀螺”。打陀螺,亦名抽陀螺,要用鞭子不时地抽打,才能让陀螺不停地旋转。唐代诗人元结曾写过一篇《恶圆》:“元子家有乳母,为圆转之器,以悦婴儿,婴儿喜之。母使为之聚孩孺,助婴儿之乐……”这个“圆转之器”能够产生“聚孩孺”的效用,足见玩起来吸引力之强,估计可能就是手旋陀螺之类。这样,手旋陀螺的产生时间又可往前推数百年,这便是最早的陀螺。

陀螺最迟在宋代已十分流行。宋人留下的绘画作品中已能见到陀螺和小鞭子,证明了那时陀螺与现在的形制已基本相同。

明代时期它有了新的玩法,即当它转速减缓而有停转或歪倒之虞时,允许用衣袖拂拭,这个“袖拂”动作,后来便蜕变成一根小绳鞭。据此推断,手旋陀螺产生于宋代“千千”,经过明代袖拂“妆域”的过渡,最终发展为鞭旋陀螺。清翰林院编修李孚青《都门竹枝词·打陀螺》:清明佳节柳条拖,放学儿郎手折多。早送爷娘上坟去,好寻闲处打陀螺。

陀螺旧时多为家长和儿童们自己用木头制作,制作陀螺用一段圆形木柱,可大可小,下半部分旋削为圆锥形。为了增加耐磨性和旋转速度,在圆锥底部可嵌入一颗钢珠。然后在圆柱上面涂上各种颜色,旋转起来时就十分好看。记得在儿时,临清市老街“竹竿巷”门铺,木陀螺在小摊上有的卖,几分钱或一毛钱一个。陀螺做好后,再在一根1-2尺长的小木棍上系上一条预先捻好的细棉线绳儿或较结实耐用的布条做成鞭子,实在没有合适的绳子,就只好抽自己解放牌球鞋上的鞋带来用了,这样陀螺就可以玩了。先是用鞭子的梢端把它紧紧缠绕,然后放在地上,随后用力抽拉,它便会顺着拉力飞快地旋转起来,随后就是不停地抽打,使其不停地转动。陀螺与陀螺可以互相“碰架”,谁的被碰倒,就表示输了,坚持到最后还在旋转的,便是胜者。这样玩陀螺竞技性、刺激性较强,极有趣味。小伙伴们为了竞赛还会专门挑选路面不平、更有时会专门找一些斜坡比赛,看谁能把陀螺从低处抽到高处,又能从高处再抽到低处,这样反复多次,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赢家。陀螺还有一种玩儿法叫打过河。先在地上画一条线为河,两个人各站在河线两侧,把陀螺抽打到对方一边为过河。如果你一鞭把陀螺打过河为“好手”,打几鞭陀螺还不过河为“臭手”。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儿时抽陀螺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还有一种陀螺是专为听响声而做的,叫“地嗡子”,陀身中空有洞,上端有柄,可以用来缠绳抽转,一旦旋转起来,陀身的洞眼便发出呜呜的声响。玩“地嗡子”时,要把绳子穿过一端有眼的小竹片,缠好绳后,一手以竹片紧抵陀螺上端的柄,一手猛力从竹片洞口抽绳,这样,陀螺便会飞转,发出洪亮的音响。这类的玩具和空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来,陀螺注定是一个旋转

的世界,抽陀螺注定是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游戏。

抖空竹在华夏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时间,至晚在宋代以前,那时叫“弄斗”。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春场》中记得较详细:“空钟者,剡木中空,旁口,荡以沥青,卓地如仰钟,而柄其上之平。别一绳绕其柄,别一竹尺有孔,度其绳而抵格空钟,绳勒右却,竹勒左却。一勒,空钟轰而疾转,大者声钟,小亦蛄蛄飞声,一钟声歇时乃已。制径寸到八九寸。”文中的“径”是指轮的直径大小,小轮的直径仅一寸,大的轮有八九寸。可见,明代空竹已很成熟。

清代时抖空竹不仅是一种深受儿童、官女们喜欢的游艺,而且还受到当时文人、艺人的青睐。他们闲暇之时,也时而玩玩,并记入很多著作中。清代嘉庆时诗人前因居士有《竹枝词·日下新讴》词云:杨柳抽青复限黄,儿童镇日聚如狂。空钟放罢寒冬近,又见喧喧踢毽场。该诗后还注云:“京师旧谚云:‘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至今犹然也。空钟截竹为之,高二三寸。实其两端,旁开一孔,中心贯槎,挺出筒外,绕以长线,一手持线急抽,乘势脱放,就地旋转,嗡嗡有声,为放空钟。”其实所记,正是单盘“鸣声陀螺”。

所谓“空钟”就是“空竹”,空竹是将寸把宽的竹圈,两侧封上木板,制成一个空心圆轮,轮周开有几个方形哨口,把两个圆轮胶黏在一个细腰的木轴上,就成了“双轮空竹”。如果只在竹轴的一端装上圆轮,另一端制成锥形,就成了“单轮空竹”。空作是竹或木制的玩具,有双轮、单轮两种,根据两端发声孔的数目,有十一铃、十四铃或十六铃之别。当轮转动轮轴时,由于空气灌进轮中激烈冲击而发出嗡嗡的响声。转动轮轴的方法是用“滚”和“抖”,用两根一尺多长的短竿,竿头上系一根绳子,缠在空竹的细腰间,双手持竿,一高一低地抖动着,绳子就拖着空竹飞转起来,发出嗡嗡的响声。

抖空竹有地铃和天铃之分,地铃只能一扯,玩法简单,没有多大学问,只是一种儿童游戏而已。天铃的抖法变化多端,引人入胜,在杂技上要求艺人勤学苦练,发明出更多的花样来。然后把各种花样连贯一起,借助空竹自然音响的旋律,结合舞蹈动作,在舞台上呈现一幅扣人心弦的画面。

抖空竹技巧熟练后,可以玩出很多花样和名堂来。如把旋转的空竹抛向空中,准确无误地再落到线绳上,这样反复多次,叫“升空”,人们又称其为“大闹天宫”;还如把抖动的空竹从线绳上旋转到手中的竹竿上,然后再抛向另一根竹竿上,这叫“上杆”,俗称为“猴子爬竿”;另如双手把两根竹竿平行直立,把线绳弄成门状,空竹在“门”上“门”下跳动,这叫“鲤鱼跳龙门”;还有让空竹从绳子的一端旋到另一端,或从一人的绳杆上旋到另一人的绳杆上的叫“飞燕过桥”等技艺。玩抖空竹花样需要很高的技巧,所以抖起来才能精彩动人,让人称绝。

抖空竹这种民间游戏还被列为杂技表演项目,先是民间艺人为混饭吃在街头巷尾表演,后来成为杂技团的一项专门杂技项目,多人表演,并玩出名堂,使抖空竹更加焕发出了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在华夏民族的历史上,游戏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古代劳动人民在耕作、狩猎之余根据劳动的特点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民间游戏。它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古老瑰宝,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其他的文化活动一样,在华夏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闪烁着熠熠光彩。

【人物志】

报告文学作家姜成娟：保持『发现』的动力